

諸位法師，諸位同學，請坐。請看《大經科註》第二百四十二面倒數第七行，從第三句看起：

「沈氏雖未能直從古梵筴取證，但今若細究存世之五譯，可推知當年梵筴至少有三種。故知沈氏之說可信」。這是說沈善登居士他的說法，雖然沒有見到傳到中國來的梵文原本，翻譯是根據梵文本所翻的。但是從現存的五種翻譯本來看，你細心去研究、去觀察，因為它裡面最明顯的差別四十八願，這個不可能翻錯的。為什麼會出現二十四願、四十八願、三十六願？這個差別太大了，是決定不可能翻錯的。四十八願有這三種，那至少梵文的原本，三種不同的本子，《無量壽經》梵文本有三十六願的，有二十四願的，有四十八願的，至少有這三種。還有七種譯本失傳，沒見到，如果見到是不是還有別種說法，就很難講。所以後人根據這個說法，說很合乎邏輯，就加個三種以上，加個以上。這就說明，這個經是釋迦牟尼佛在世多次宣講。

「至於他師有認為五譯祇是同本異譯」，有人認為這樣的，這五種翻譯本，梵文本是相同的，翻譯的人他的愛好不一樣，所以這種種不同，都是翻譯人自己的意思，有這個說法。這個說法「實未能服人」，沒有辦法叫人家相信，心服口服，這個做不到；沈居士的說法，一般人能服。「例如本經小本」，有兩種不同的譯本，譯本兩種不同的，鳩摩羅什大師的譯本，玄奘大師的譯本，這兩個不同譯本，但是同一個梵文本。「羅什大師因秦人」，羅什大師在中國的時候他居住地方秦國，所以叫他做秦人，就是中國人，現在講中國人。中國人喜歡簡單，不喜歡繁瑣，愈簡單愈好，最好的言語

也是簡要詳明，簡單扼要，還詳細、還明白，最好的語言。文字亦如是，文字也是要求簡要詳明，能夠刪掉盡量刪掉，叫廢話。最好的語言、最好的文字標準就這四個字，要簡單、要扼要，還要詳細、還要明瞭。這是中國自古以來要求的，現在人不講究了，古人非常講究。為什麼人要讀書？讀書明理，言辭簡要詳明。

因為中國人喜歡簡單，所以把十方佛，只說了六方東南西北、上下，省略了四維。十方是加上四維，四方、四維、上下，他把四維省掉了，可以，這個講得通。「此誠譯者」，翻譯的人，「應機之妙。文簡應機，而經義無失」，六方就是十方，這個意思大家曉得。「是始為譯者之意樂與善巧」，這個能看出翻譯的人他的愛好，他的善巧方便。「至於本經諸譯」，就是五種譯本的差別，「大異於是」，跟上面這個原則不一樣，它差別太大了，四十八願怎麼能說成二十四願？怎麼能說成三十六願？這是決定不可以的。「不但詳略不同，且義理之深廣亦異」，所以這個決定不是翻譯人的，「意樂不同」。確確實實是原本不一樣，每個人根據的梵文本不相同，所以翻出來才有這麼大的差別。

「例如彌陀大願乃淨宗之緣起，與本經之綱宗，而十念必生之願，正是彌陀大願之髓」。這個願見於魏唐兩種譯本，而漢譯跟吳譯兩本願文裡頭沒有，這個不可以，這是淨宗最重要的話，怎麼可以省略？這就說明，決定是翻譯的人所用的梵文原本不一樣，這就證明世尊多次宣講。「若謂魏唐兩譯之四十八願，與漢吳兩譯之二十四願，祇是譯筆開合之不同，則實難自圓其說」。它意思差太多了，只有一個能講得通的，世尊當年說的場所不一樣，聽眾不一樣，世尊隨緣宣說，這才能講得通。我們在外面講演也是一樣的，依一個講題，依一個大綱，有時候看到聽眾臨時增減，跟前後講的不一樣，這常常有，你看到聽眾程度不一樣，所以深淺不一樣，這是

我們都要深深去思惟的。世間焉有如此大膽翻譯的人，「敢率自意，妄刪大願之心髓」，十念必生這句話太重要了，怎麼可以把它刪掉？「故知必是所據之原梵本不同，方有此異」，這能講得通，必定是他所依據的原本不一樣，才有這麼大的差別。

「又如《吳譯》二十四願中有國無女人與蓮花化生」，這兩個非常重要。而魏本、唐本兩本譯本都是四十八願，四十八願沒有這個文字。四十八願詳細，為什麼這兩椿沒有？這是兩個重要的願，「國無女人願」、「蓮花化生願」。為什麼國無女人？這大概是阿彌陀佛在考察一切諸佛剎土，看到佛國土裡頭有男有女，造成很多糾紛。所以他乾脆我這個國家沒有女人，來的時候女人都轉成男身，大家都平等，就不會有這些糾紛了。這都是阿彌陀佛很聰明，他去選擇。「若謂原本是一，諸譯只是開合不同，則請問《吳譯》此二願從何而來？何以二十四願中有之」，四十八願裡頭竟然沒有？這是講不通的一椿事情。「可見諸譯所據之原筴不一」。梵文經典是用兩塊板夾著的，用繩子綁起來，所以叫原筴，我們講原書，這原書不一樣。「正如沈善登氏所說」，沈善登居士他講得好，「本經蒙世尊多度宣說」，就是多次宣講，不是講一次，講了好幾次，「又因梵筴易脫落，乃有不同之原本」，這是沈居士所說的，說得非常有道理。

「從上之例，可見會集諸譯，實有必要」，會集重要，便利學習。否則《無量壽經》，要聽釋迦牟尼佛多次宣講的，每一次所講的都得要去聽，為什麼？它裡頭有不同的意思，你不完全聽，就不能多了解，了解愈多愈好，愈透徹愈好。為什麼？信心才堅定。這個法門，我們現在總而言之，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是釋迦牟尼佛度眾生第一法門，也就是一切法門度不了的那種眾生，這個法門都能度。上自等覺菩薩，下至無間地獄，你沒有緣分遇到那就沒有法子

，叫沒福。遇到之後，你相信、真幹，沒有一個不往生，沒有一個不成佛。所以真正是第一法門，《法華》、《華嚴》都比不上。真正在佛教裡遇到第一經，我們又遇到夏蓮居給我們做這麼好的會集本，這個福報多大！

我們的上一代，看到夏蓮老這個本子很少，因為它印的量很少，中國地方這麼大。新中國成立之後，本子流通更困難，流通到台灣就五、六本而已。律航法師送了三本給李老師，我的老師李炳南老居士，他看到經本前面有一篇長序，是他老師寫的，梅光羲，梅光羲是他的老師。黃念祖老居士是梅光羲的外甥，黃念老的母親是梅光羲的妹妹。那梅光羲老居士跟夏蓮居是老朋友、老同參、也是老同事，他們交情很深。會集的時候，會集第六品梅老參加了，還有慧明老和尚，所以第六品是三個人在一起會集的，花了三個月的時間。三個人三個月的時間完成第六品，這是《無量壽經》最重要的一品，就是四十八願。本經採取二十四章、四十八目會通起來，文字二十四章，裡面的內容四十八願，會集得好！我們跟這些大德都有直接的緣分，有師承的緣分，梅老、夏老我們沒見到，那是我們祖父輩的，可是黃老、李老這是我們前一代，我們的老師，我們的距離都很近。

這個本子李老師看到之後，特別看到那篇序文，非常感動，所以在台中就印了兩次。兩次數量不會多，在那個時代大概數量都是印一千本，所以流通量就不多。我得到李老師的眉註本，這個本子他送給我，我當時讀了之後非常歡喜，就想講。剛好那年韓館長五十歲，我說給妳五十歲祝壽，講《無量壽經》。她就發心印了三千本，我帶著經本到台中見老師，給老師報告。老師說不行，這個經有爭議，很多人有懷疑。他說你年歲太輕，你的分量不夠，如果這些老和尚都來批評，你怎麼辦？我想想是不妥當。告訴我，收起來

等待緣成熟。老師往生了，我在美國，這個經本就在我書包裡頭。我一想這緣成熟了，老師的眉註本沒人見過，原本在我這裡，沒有翻印的本子。所以我就將老師的眉註本子印了一萬本，迴向給老師，祝他上品上生。

國外的同修看到李老師眉註本子，沒有一個不歡喜的，來找我，希望我把這個經講一遍，所以我們第一遍講是在加拿大，是在美國的聖荷西。從國外講起，也符合了夏蓮居老居士的預言，夏老往生的時候告訴身邊陪他的人，告訴他們，他說將來他的會集本是從海外傳到中國。這個話是黃念老告訴我的，黃念老也在場，他說當時他們聽到都莫名其妙，怎麼可能從外國傳到中國，哪有這種道理？他說現在才真正明白，真是從國外傳到中國，可見得夏老說的話沒錯，他知道。這麼多人這麼多年反對會集本，所以黃念老對於這樁事情說得很詳細，應不應該會集？應該。你要說不應該會集，會集是決定不許可的，那佛教也不行，為什麼？所有寺廟都得關門。你們做的經懺佛事本子統統會集的，會集不許可，那就經懺不能做。連早晚課誦本都是會集的，你去看看，全部都是會集的，如果不能會集，早晚課誦本不能要。你要誦經就誦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或者是一部《彌陀經》，其他經咒都不可以念，那會集的，哪有這個道理！

極樂世界是會集的，是阿彌陀佛會集一切諸佛剎土裡面的真善美慧，它是會集的。誰開會集的頭？阿彌陀佛開頭的。所以極樂世界是所有一切諸佛剎土裡頭，第一殊勝，為什麼？別人好處都在裡頭，不好地方統統不要，會集就是這個意思。五種原譯本裡面最好的東西統統節錄出來，重複的部分，難讀的部分，翻譯得不好的部分，統統不要，所以會集本比原譯本殊勝，道理在此地。極樂世界比其他一切諸佛超勝，也在此地，會集成功的。我最近十幾年來，

跟世界上許多宗教交流，我讀他們的經典，我節錄他們的經文，編成一本書，《世界宗教是一家》。這是全世界宗教經本裡頭的會集本，沒人反對，我送給每個宗教，大家都歡喜。由此可知，反對會集本，可能是別有用心，那就不談了。不是真的反對會集，藉著反對會集的這樁事情，別有意圖。

我們再看底下一段，「從上之例，可見會集諸譯，實有必要」。而且會集不是夏蓮居開始，什麼人開始？會集《無量壽經》，宋朝王龍舒開頭。這位王老居士是一位學者，舒城人，跟我也算同鄉，舒城距離我們的老家，華里五十里，現在二十五公里，很近的地方，王龍舒居士的老家。他會集的，但是很遺憾，以他的身分、地位，在宋朝那個時候，這五種原譯本他都沒有完全看到，他只看到四種，《大寶積經》裡面「無量壽如來會」，他沒看到，所以雖然是會集，是四種會集，不是五種會集。《大寶積經·無量壽如來會》裡面，還有一些非常重要、好的經文，那四種本子里頭沒有，這就遺憾，他的會集本少了這份資料。但是已經很難得了，他的會集本出來之後風行一時，人家讀《無量壽經》、引用《無量壽經》多用他的本子。他這個本子《龍藏》收入，日本《大正藏》收入，能夠入藏就稱為善本，等於說是佛門祖師大德們審定，沒有問題。雖然欠缺《大寶積經》的「無量壽會」，缺少這一本，但是那個四本依然可取，還算是善本，大家歡喜讀誦。所以從宋到今，王龍舒是宋朝人，彭二林是乾隆時候的人，魏默深是咸豐年間人，這就很近了，咸豐的皇后就慈禧太后，「先師夏蓮居諸居士，先後均曾校會本經也」。

「會校之本」，自宋到現在有四種，第一種「大阿彌陀經，宋國學進士龍舒」，龍舒是他的號，他的名字叫日休，就是「王日休校輯」。這個用得很謙虛，他來校正重新編輯，這是個會集本。第

二種「清菩薩戒弟子彭際清」，這會集人全是居士，沒有一個是出家人的，彭際清。第三種「摩訶阿彌陀經，清菩薩戒弟子承貫邵陽魏源會譯」，這會集本，湖南邵陽人，魏源他的字叫承貫，魏承貫，這第三種。第四種，是現在我們用的這個本子，「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，民國菩薩戒弟子鄆城夏蓮居會集」。這裡頭彭際清是校本，其他三種是會集本。

下面簡單再介紹一下，「四種會校之本」。「以上五譯」，五種原譯本，「互有優劣彰晦」，各有各的長處，各有各的缺陷，所以都不能稱為完善的版本，這樣會集就非常重要了。「例如十念得生」，這是本願裡頭非常重要的一句話；「一向專念」，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句話。十念得生，堅定我們的信心，一向專念是指導我們方法，這兩句話比什麼都重要，你看漢、吳這兩種譯本沒有，沒有提到。「至於五惡五痛五燒」，這是一段很長的經文。

我們淨宗學會成立，「淨宗學會」這個名詞，夏蓮居老居士提出來的，念老告訴我，沒有正式成立。在抗戰戰亂時期山東地區淪陷，他們退到四川，沒正式成立；抗戰勝利之後，解放戰爭，也沒有辦法成立。我跟念老見面，他老人家把這個事情付託給我，他說你在海外，海外沒有障礙，在海外成立。我們在過去都用蓮社、用念佛堂，用這個名義，我一想，念老這個構想非常好，現代化。念佛堂、蓮社人家都有這是個宗教，所以他把人觀念轉過來，修行的道場淨宗學會，用這個，不要用寺院庵堂，那是已經過去了。好事情，我非常贊成。譬如天台家的，天台講堂、天台學會，讓人耳目一新，這就非常正確。如果是研究，這個道場專門做研究講學，就用學院。我們在澳洲，大家在一起共修的有淨宗學會，澳洲有六個，布里斯本有一個。我們學習的叫淨宗學院，澳洲有一個淨宗學院在圖文巴。學院是研究的，就是深入經藏的；學會是大家在一起修

行的，念佛、聽經，很理想這個名稱。念老就勸我在國外，我在美國加拿大那個時候，一共有三十多個淨宗學會，以後在歐洲，現在在全世界大概有一百多個，不到兩百個，都是在家居士自己建立的。用淨宗學會這個名義，大概都是學習夏蓮老的會集本，都是聽我們歷年來所說的淨土五經一論。五經一論我統統講過，有光碟流通，他們依據這些經論老實念佛。

國內看看將來宗教政策改變，如果許可的話，我覺得念老的建議值得採取。這個寺院庵堂可以建立，那是什麼？做為觀光旅遊要搞這個。這樁事情，我好像是在一九九〇年初，第一次回國訪問，趙樸老接待我，我們是同鄉，雖然不認識，總是鄉親。第一次訪問他接見我，我們談了四個半小時，請我吃晚飯。那一天是香港同修陪我進去的，我們從香港飛到北京，我們有二十多個人，樸老完全接待，開了三桌，連同他們陪同的人，我們談得很高興。當時我就把這些話給樸老談過，我說夏蓮老提出的這個學院、學會的名稱好，以後佛教的道場這樣建立。中國所有寺院叢林統統做為觀光旅遊的道場，機會教育的道場，不做正式道場。為什麼？正式道場，這出名了，幾百年、幾千年歷史，遊客攔不住，你怎麼能修行？修行的環境要清淨，所以他心定不下來。道場重建，模仿外國的大學城，我們在外國，一個大學就是一個城市。用這個方法，裡面分兩個部分，一個部分是教學，一個部分是修行，修行的那個部分叫學會，教學這個部分叫學院。不要多，十個就行，十個宗派，一個宗派建一個道場。

現在交通方便，從前到處建道場是交通不方便，沒有這些通信設備、網路設備，沒有這些東西，所以必須一個道場，要有二、三個老師在那邊教。現在不需要了，可以用衛星，可以用網路，少數的老師就能教全國，就能教全世界，一定要用這個方法。所以我建



議他，佛教大乘八個宗，小乘兩個宗恢復起來，為什麼？小乘是大乘的基礎，只辦大學，不辦小學，大學生從哪來？所以俱舍跟成實宗唐朝時候有，現在要恢復。這裡面的教義，跟南傳的沒有兩樣，經典都相同的，這是大乘的基礎。樸老聽到是非常歡喜，就是那個時候年歲太大了，國家政策、環境不許可，非常贊成。中國佛教要復興的話，對整個世界能產生影響，一定要走這個路子。

我的老師方東美先生就給我講了很多次，提醒我，佛教要興旺，決定要恢復叢林制度，叢林制度就是學校。叢林制度是中國人搞起來的，「馬祖建叢林，百丈立清規」，就是這兩個大德。這兩個大德是六祖惠能大師的徒孫，惠能是第六代，他們是第八代，在他們手上。在過去，佛教修行是個人修個人的，就像私塾一樣，每個小家都獨立的。他們兩個人就是搞大的，就辦大學，所以說依眾靠眾，把佛弟子統統集合在一起，你想學什麼就教什麼，就像大學一樣開課。叢林的綱領執事跟現在大學是完全一樣，就是稱呼不一樣，叢林主席就是方丈住持，稱方丈住持是校長，首座和尚是教務長，維那是訓導長，監院是總務長，跟現在大學完全一樣，只是稱呼不相同。首座等於說是指導教授，可以聘請很多個，教華嚴的、教天台的、教法相的，各有各的教室，想學哪個你就進入到哪個講堂，跟哪個老師，就是都是同學，不同科系。老師告訴我，他說這是佛教在中國做了一次大改革，是革命性的行動，中國佛教的特色。釋迦牟尼佛過去一生，他演出來的是私人教學，沒有組織，學生雖然多沒組織。中國馬祖、百丈正式把它組織起來，用大學這個形態出現。他說這是非常重要的，不走這條路，佛教是散漫的，沒有秩序的，沒有系統的，那很難、很難搞起來。我也很同意老師的說法，這緣不具足。

佛光山星雲法師我們認識很早，四十幾歲認識的時候他就邀請

我，在他佛光山有個佛學院，那個時候叫東方佛教學院，規模不大，請我做教務長，他是院長，我替他管教務。我在山上四個月，也是我們想法、看法不相同，他的想法完全是依照大學這種方式來教學，我不贊成。我贊成中國古老私塾傳統教學，為什麼？非常有效果。我在台中跟李老師學經教，我去的時候是居士沒出家，在那裡住了一年三個月十五個月，十五個月之後我出家了。我這十五個月在台中一個月學一部經，我學了十三部經，十三部經能講、能教，所以我一出家就在佛學院做老師。佛學院一個學期教一門，三年只教六門，畢業了，我還有七門沒用上。你能說從前東西不好嗎？古老東西好！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想，東方佛教學院它有一百多個學生，我建議他，三個學生分一個小組，專攻一部經，那差不多就有三十多部經，他有一百三十多個人，十年之後這些人都是頂尖的佛學家。他聽了，好是很好，不像佛學院。我說不像，真出人才。我們兩個就這個分歧，他不贊成，我就離開了。我離開之後，那時候張曉峰先生辦一個文化學院，請我到那裡去，哲學系裡面去教佛經哲學，我在那裡教了五年，那是國家承認的大學。所以星雲法師那個時候要把我留住，我這一生就替他服務了，真的能培養一些人才出來。我相信至少有二十個像我一樣，甚至於比我高出的至少有二十個人出來。那緣不成熟，他有權，我沒有權，我沒有法子決定，這個緣錯過！

第二次這隔了二十年之後，我住在新加坡，李木源居士也是個緣分，他也沒有能把我留住。我在那裡辦了一個短期的實驗班，一共辦了六屆，前面四屆是我教的，後面兩屆，第六屆我就沒有進去過，第五屆還去看了一、二次。這個實驗就是什麼？專攻一門，短期，三個月畢業，三個月專學一部經，這一部經要上台能講。大陸有不少年輕法師參加這個學習，現在到處講經，講得不錯。那是做

個實驗，我是希望這個實驗成功，大家相信了，居士林應該辦個佛學院，我們來培養弘法人才，那就長期的，不是短期的。短期小部經，學十部經，實在講一個月學一部，用一年的時間扎根。第二年的時候就深入大經，那大經你是一生專攻一部，做專家不要做通家。成為世界第一流的佛學家，做得到，不是做不到，你下的功夫深。

我們是中下根性的人，不是上根人，能有一點成就，六十年孜孜不倦，六十年專門搞這個，很平常的事情。現在晚年再做個榜樣專攻《無量壽經》，《無量壽經》我這一次第十三遍。我們細講很有味道，愈講愈歡喜，這就是什麼？方東美先生早年教給我的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一生感恩，我天天對他禮拜，要不是他，哪有這麼好的生活！這最高的享受。最高的享受不是地位，與地位不相干；不是財富，與財富也不相干。我一生孤家寡人一個，享受的是最高的享受，老師給我的。學這門東西愈學愈歡喜，一年比一年歡喜，這講常生歡喜心，這就是最高的享受。所以一定要開悟，開悟就是要一門，心要定；心亂了、心雜了，這怎麼開得了悟？那天天生煩惱。心專一，什麼都放下，就一門，腦子裡想的一門功課。中國教學，私塾教學就是一門，一門沒有學好，不可以學第二門。所以從小就訓練小孩心要專一，就是佛家的修定，定能開慧。小朋友心定了，有的時候有超人的見解，那什麼？他有智慧。所以中國這種教學理念跟方法、經驗，幾千年沒有改變，它有道理；一改變就完了，民國時候人一改變，變成今天這個社會。

元朝統治中國沒有改變，但元朝皇帝沒有認真學習，比不上清朝。清朝入關統治中國，完全繼承了明朝的文化遺產，而且他真幹，發揚光大。清朝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的盛世，在中國歷史上，實在講是第一，他超過唐太宗，超過漢武帝，真超過，為什麼？皇上真

幹。把儒釋道的專家學者請到宮廷裡面去講學，皇上帶著嬪妃、帶著文武大臣一起學習，形成一種風氣，幾乎形成一種制度。他們國家大事問誰？問這些老師，跟這些老師非常密切，關係非常好。所以能造成康、乾一百五十年的盛世，真難得！真的是《禮記》上一句話，「建國君民」，建國是建立政權，君民是領導全國老百姓；「教學為先」，人民教好了天下太平，什麼事都沒有。制度不好，人是好人，不好的制度做好事；制度再好，人不是好人，一樣做壞事，這個道理不能不懂。尤其是清朝萬聖殿以《無量壽經》作早晚課，當然不是這個本子，康僧鎧的本子。清朝年代萬聖殿早晚課的時候念《無量壽經》，宮廷裡頭以這個來祝福國家。

我們得到這個會集本太難得了，這是《無量壽經》最完善的本子。李老師雖然得到了，一生只講了一遍，外面就有限制，就有人批評，他就不能再講下去了。我們的緣殊勝，我們在國外講，國內反對的他無可奈何，台灣反對也沒有辦法，我在國外講。國外講盛了影響到國內，這就是夏蓮居老師的話，他的本子將來從國外傳到中國。國外都學了，那國內想想也應該學習，不再批評了。所以我們今天的教學，我們用衛星十一年，用網路有二十年，這個產生非常大的效果，在全世界現在這個時候，多少人在螢光幕前面一起學習。我們雖然不是在一起，天天面對面，這個工具好！這個工具上一代沒用上，沒有普及。在我們這一代產生效果了，起了大作用，全球多少人在一起學習。現在我們專門學習這一部經，一門深入，希望在這一部經裡面開慧，得定開慧。得定是事一心不亂，開慧是理一心不亂，如果得定了，心定在這部經，生方便有餘土；如果豁然大悟，智慧開了，生實報莊嚴土；沒有開悟、沒有得定的，真正相信、真正發願，生凡聖同居土，沒有一個不往生！

這個緣多殊勝，我們要珍惜，真正是「百千萬劫難遭遇」，我

們遇到了，你說我們多歡喜。這個世間人給我什麼都不要，別說地球，天上玉皇大帝要讓位給我，我不幹，我不上當；摩醯首羅天王娑婆世界裡最高的，地位最高的摩醯首羅天王，他讓位給我，我也不幹。我們要想到釋迦牟尼佛是王太子，他不出家他是國王，他為什麼不幹？那是苦事，這是樂事，得自己會選擇，那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真正契入，依教奉行，身心健康，快樂無比，諺語所謂「人逢喜事精神爽」，一天到晚生活在歡喜當中，這個人長壽，這個人健康，這個人不會有疾病。「憂能使人老」，有憂慮、有煩惱人很容易老化，不健康。學佛遇到大乘，能遇到這個本子，太難得了，真正是大乘第一經。不但是釋迦牟尼佛的第一經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如來教化眾生的第一經。遇到的人要知道，要懂得珍惜，這不是簡單事情，不是偶然的事情。

「五惡五痛五燒」，這一大段經文連續好幾品，我們淨宗學院成立編了一個課誦本，我們重編的。從前蓮社、念佛堂用的課誦本是古人編的，早課念楞嚴咒、十小咒，晚課念《彌陀經》跟八十八佛，念這個。我們把它改了，一門深入，我們的早課念經是《無量壽經》第六品，就是四十八願，提醒自己我要跟佛同心同願；晚課就是用「五惡五痛五燒」，從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六品經。這六品經是《無量壽經》裡面的戒學，叫戒定慧三學，是屬於戒學，教我們斷惡修善，內容是五戒十善講得非常清楚，善因善果，惡因惡報。你統統看明瞭之後，你決定不會起惡念，決定不敢做不善的事情。所以我們要跟經相應，重新編的課誦本，這是《淨宗朝暮課誦》，諸位看了就曉得。盡量擺脫祈禱這種形式，祈禱可以，不是主修的，那是附帶的，這一定要懂得。今天佛教衰就是賓主顛倒，把附帶的變成主修，主修的疏忽、忘掉了。宗教衰了，信徒少了，沒人相信了。

我訪問梵蒂岡，代表教皇的陶然主教，我們在一起兩天談了六個小時，一天三個小時。裡面主要的問題，就是最近這十幾年來，信仰宗教的人一年比一年少。他們非常憂慮，這個情形不能改變，二十年、三十年之後，這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就會慢慢沒有了。所以我提出建議，宗教一定要回歸教學，宗教一定要做宗教示範點，我稱它作聖城。找一個小城市，新建一個城市都可以，居民要找最虔誠的信徒，大家住在一起，把這個宗教精神、文化完全落實在日常生活當中。這麼一個小城做個代表，全世界你要看這個宗教，你到那邊去看，你到那邊去學習。這也就是早年我跟樸老談的，宗教要教學，要建宗教城，像大學城一樣，一個城市。佛教，佛教聖城，基督教聖城，伊斯蘭聖城，你到那邊去看，人家宗教精神、文化都在裡頭，它都在日常生活當中，你看出它的好處，你在這裡面學習真東西。這裡頭兩個部門，一個部門是修行的，一個部門是研究的，宗教就可以復興，而且信仰宗教人會愈來愈多。

所以我希望教宗要肯幹，我們年歲都太老了，教宗跟我同年，體力恐怕不如我，人真正是個好人，真想做。我們兩次見面，我都是提醒他，上一次他邀請我，本來不想去，想想還是要去一趟，鼓勵他，上一次談過，希望鼓勵他真正能落實。最理想的就是用羅馬城，羅馬是小城不大，古城，完全保存的文化遺產。這個小城裡頭，有屬於天主教的教堂四百多個。所以我提出建議，這四百多個教堂每天上課，一年羅馬就成為天主教的聖城，等於說是天主教的天堂，羅馬就是天堂的一個分部。天堂的分部在那個地方，你要想了解天主教、天主教徒，你到那裡去住一個星期、住半個月，你就全知道了。只有用這個方法，可以讓每個宗教都興旺起來，宗教團結能夠帶動全世界的安定和平，大家要真幹，要努力。在整個宇宙裡面，生活學習最好的一個地方，就是極樂世界，哪個世界也比不上

它。這本《無量壽經》就是介紹極樂世界，對極樂世界點點滴滴都說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你要是真看懂了你就會真想去，我們的方向、目標就專一！

我們再看下面，「於是本經乃有五種原譯本，四種節會本，共有九種」，《無量壽經》中文本，有九種不同的版本，這要認識。「五譯之中《魏譯》流傳獨廣」，原譯本裡頭確實在中國、在日本、在韓國，提到《無量壽經》大家都用這個本子；其他的四種，很多念佛人他都不知道，何況不念佛的人。「王本一出取而代之」，王本是王龍舒的會集本，他的本子出來之後，《無量壽經》都用他的本子，就不用康僧鎧的本子，不用原譯本，都用他的。為什麼？他的內容豐富，其他本子裡面好的東西他都有。所以「《疏鈔》中謂」，蓮池大師《阿彌陀經疏鈔》裡面說，「語則多就王文」，《彌陀經疏鈔》引用《無量壽經》的經文，你看多半是王龍舒的本子。「以王本世所通行，人習見故」，大家都讀這個本子，提起來人都知道。清朝末年印光法師，這印光大師，「亦稱王本為文義詳悉，舉世流通」。「由上可見王本在我國之流通，遠過《魏譯》」，這個會集本超過了康僧鎧的本子。

「王本雖甚流通」，甚是多，「並收入龍藏與日本大正藏」，就正式入藏，就等於說是古時候祖師大德都肯定、都承認。「但王氏之作則有得有失」，確實有它的長處，但是還是有缺點，不是一個真正完美的本子。「例如《疏鈔》云：王氏所會，較之五譯」，跟五種原譯本去比較，「簡易明顯。流通今世，利益甚大」，這對他讚歎。「但其不由梵本，唯酌華文，未順譯法」，他不是翻譯的，他是從翻譯本裡面會集的。「若以梵本重翻而成六譯，即無議矣」，那就沒有人能批評。「故彼不言譯」，他自己很客氣，他沒有說他翻譯，他說他作校輯，「而言校正」，拿著別的本子來對照，

做校正的工作，不敢說會集。「又其中去取舊文，亦有未盡」，校訂重新整理，對於經文的取舍是大學問，應該取的你漏掉，不應該取的你取出來，這後人就批評。

「如三輩往生」，這個很重要的，「《魏譯》皆曰發菩提心」，這康僧鎧的本子，上中下三輩都有發菩提心。王氏王龍舒的本子只有中輩有發菩提心，下輩說不發，上輩沒說，這就「高下失次」。這麼重要的文，怎麼能把它漏掉？上輩怎麼可以漏掉？上輩不說，下輩說不發，人家經文裡明明是發菩提心，你怎麼可以說他不發？這就是很大的差誤，受人批評的。「且文中多善根，全在發菩提心。而三輩不同，同一發心，正往生要旨，乃反略之，故云未盡」，這就取捨沒有盡，該取的漏掉。「蓮池大師所論精要，正中要害」，這話是蓮池大師說的，蓮池說得好，說得對！

「王氏自序中有云：其文碎雜而失統，錯亂而不倫者，則用其意而修其辭」。這其文就是原本，原譯本有碎雜，沒有秩序，錯亂，這些地方確實是有。龍舒用他自己的意思、詞句給它改正。這個改正不可以的，翻譯可以自己用字，會集決定不許可，一定要用原來的文字，不能改動一個字。這是什麼？防止後人隨便改經。王龍舒改得沒有話說，一定改得很好，文學好。如果到後人的時候，這個東西我看不懂隨便改一改，經文改到最後就不能讀，每個人都改，把它改得亂七八糟，那這個罪過就重！所以古人禁止，你看到它錯了註在旁邊，這個字應該做什麼字，可以，提供參考，原文不能動；錯了也不能動，只能加註在旁邊，這是規矩。這一點王龍舒疏忽，他改了，他不是註在旁邊。這正是「蓮池大師所指，不由梵本」，他不是從梵本直接翻譯，「未順譯法之深病」，問題出在這個地方。

「若據梵本重譯，始可用本人自撰之文句以表經義」，你是翻



譯那就沒話說，你想用什麼字都行。「今乃會集，焉能不取原語，而任意行文，是乃萬萬不可也」。這是受人責備最嚴重的地方，這是古時候讀書人很大的忌諱。一定要原原本本的樣子傳給後代，一代一代傳下去，如果我覺得不妥當改掉，後人覺得這個不妥當又改掉了，傳到最後面目全非，所以這樁事情古聖先賢特別注意。夏蓮老居士的會集本這些問題沒有了，決定遵守古聖先賢教誨，會集裡頭所用的字決定是五種原譯本的經文，沒有敢改一個字，就是這個本子超過前面三種本子的道理。「至於三輩發心亦然，擅改《魏譯》，又復高下失次，是皆王本難掩之疵」，疵是過失，這是龍舒的本子。

第二，清朝「乾隆彭二林居士」，二林是他的號，就彭紹升。「亦於王本義有未安。於所著《無量壽經起信論》中」，《無量壽經起信論》是彭居士著作的，這不是《大乘起信論》，《無量壽經起信論》。他這裡頭對於王龍舒的本子有批評，「王氏本較為暢達」，文字通暢明達，「近世通行。然有可議者」，這議是批評，可以批評的，「如序分中遊步十方以下，廣明菩薩行願，為令行者發起大心，積集德本，究竟成佛，乃是此經開章要領，而王氏刪之」，這一大段文，他的會本裡頭沒有，他把它刪掉；這個本子裡頭有，這是不應該刪的他刪掉。「至往生上下二輩」，上輩他刪了沒說，下輩說不發。「一刪去發菩提心，一云不發」，這是過失，這沒辦法說的，這決定是過失。「胎生一節，刪去疑惑佛智乃至勝智」，這兩句決定不能刪的，這他刪掉了。「前則乖成佛之正因，後則失往生之正智」，這非常重要。「他如敘次願文」，這四十八願他的次序排列也有問題，這是龍舒的本子。彭紹升居士的批評，也很有道理。

「彭氏鑒於王本之失」，龍舒本子裡頭有過失，「乃專就《魏

譯》去其繁複，並按雲棲本，增入四十八願先後數目，仍名《無量壽經》。是為第七本」，就是《無量壽經起信論》。「但此本只是《魏譯》之節校本，而非諸譯之會集本」。這兩個本子比較，就是彭際清的節校本跟魏本比較，比魏本好。但他不是會集的，其他四種本子裡頭有很多重要的經文，是魏譯本裡頭沒有的，當然彭二林的《起信論》裡頭也沒有。這都是版本上的問題。「近代丁福保居士」，這民國初年人，佛門的大居士。「作《無量壽經箋註》」，這個註解我們學《無量壽經》的時候讀過，看過這個本子，所註就是彭際清的本子。「惜彭本只是節校本，未能救王氏會本之病，故仍不能稱為善本」。這問題，就是《無量壽經》始終找不到一個好本子。

清朝咸豐年間，「邵陽」，就是魏默深，「魏承貫居士，謂諸譯及王氏會本，猶未盡善。乃會集五種原譯，別成一本，仍名《無量壽經》」。魏默深這個本子確實五種原譯本他都看到，王龍舒很可惜缺少一本，只看到四本，是四種會集；魏默深五本都看到，真的是五種原譯本的會集本。「是為五會本之始。王氏只是四會本，所會未及《唐譯》」。同治年間，同治慈禧太后執政，同治是她的兒子，只有十幾歲，所以實際大權在慈禧太后手上。年號就用同治，太后跟皇帝同治，實際上權都在她手上，同治只有聽話而已。有「王蔭福居士極崇魏本」，他看到魏默深這個會集本非常喜歡，「曾親記云：近世邵陽魏居士復本雲棲大師之說」，就是蓮池大師對王龍舒居士的批評。「遍考諸譯」，把五種原譯本都找到了，「別為一書」，重新會集。「包舉綱宗，文辭簡當，乃得為是經之冠冕」，冠冕是帽子，也就是說，《無量壽經》最好的本子。「王氏」，王蔭福居士「復博考眾本」，就重新做校訂，自己再校對，然後「定經名為《摩訶阿彌陀經》」，這是本經的第八種本子。

「魏氏發心廣大，復精於文字」，文學好。「為救王龍舒居士杜撰經文之失」，這關於有批評他的，「備取五譯，會成一經，力求句句有來歷」，真正希望做成一個善本，他真的是想做。「期成善本」，會成一經，希望句句都有來歷，字字都有根據，這稱為善本。「所願極勝，所成亦偉」，所以他發的心好，成就也很可觀。

「其所會集遠超王本」，這個會集本比王龍舒的本子好。「王蔭福居士讚之為本經八種之冠，亦非過譽」，這個話說得並不過分。「但所憾者」，就是他還是有遺憾，「魏氏雖願力補王氏杜撰之過，惜未全免。茲舉其犖犖大者如下」，它裡頭還是有毛病，還是被後人找出來。可見得會集不容易，叫人家沒批評，這太難了，人家找他的毛病。

你看「魏本第二願曰設我成佛，國中天人，純是化生，無有胎生。此中無有胎生四字」，沒有，是他編進去的。你怎麼可以加這四個字？這就是毛病，你說你字字都有根據，這一句從哪來的？五種原譯本裡沒有這一句，他加了這一句就是麻煩。所以「諸譯皆無。且此四字與原譯文相違。《魏譯》云」，這魏本裡頭說，「佛告彌勒，彼國人民，有胎生者」，他這個地方講無有胎生，跟經文相違背，這後頭說有胎生。「唐宋兩譯同之」，你看看唐譯本、宋譯本都有，說有胎生，有胎生者五種原譯本三個本子有，你怎麼能加個無有胎生？「而魏氏竟謂無有胎生，此實為難掩之疵」，這個過失沒有法子掩蔽，太明顯了。

第二個，「五惡五痛五燒一段數千言」，很長一段，「魏氏刪節為生時痛，老時痛，病時痛，死時痛，患難窮苦痛」，這是講五痛，講痛。「淫欲火燒，瞋忿火燒，貪盜火燒，邪偽火燒，愚痴火燒，是為五痛五燒」。「魏居士原願」，他本來想「無一字不有來歷」，惜沒有能夠貫徹初衷。上面這一段，於諸譯中沒有來歷。這

段文字從哪來的？是他讀了那麼長的文字，把它省略了，自己重編的，不是原文。是你自己編的加進去這個不可以，這是很大的忌諱，會集怎麼可以？這不叫會集，這是自己撰文加進去的，所以這個不能原諒的，這說就很大的過失。

第三，「魏氏會本謂極樂之宮殿樓觀，堂宇房閣，或處虛空，或在平地，或依寶樹而住。其中依寶樹而住之語」，這也是五種原譯本裡頭沒有，這是他加上去的。有或依虛空，或依平地，沒有說或依寶樹，這一句他加的，五種原譯本沒有這一句。第四，「會本中過是以後，無量壽經亦滅，唯餘阿彌陀佛四字，廣度群生」，這句也沒有，這句五種原譯本裡頭沒有。

「由上可見，魏氏之本」，魏默深的本子，「與前諸本相較」，互相比較，「雖後後勝於前前」，他的本子確實比前面原譯本、比王龍舒的本子都好。「惜仍未能盡免率增乖舛之過。但此巨失，勢在必救」。這個過失很大，不是小的過失，怎麼挽救？「以免後世因襲，甚至篡改經文。故須防微杜漸，絕此罪源。並為大經，早得善本」。因為這個緣故，夏蓮居老居士才有第九次這一次的會集，就是夏老居士為什麼做會集本，原因說出來。仔細去看，《無量壽經》真的沒有一個完善的好本子，都有缺陷。魏默深本子算是不錯了，還有這麼多過失在裡頭，任意自己註的文句把它加在經裡頭。這個例子不能開，開了之後，後人想些什麼都可以把它加進去，這經就搞亂了，這個罪過就重了。做註解放在後面可以，這沒有問題，不能把它變成經文。

這說明夏蓮居老居士發心做第九個本子，「先師夏老居士」，做簡單介紹，「未冠學儒，先程朱而後陸王」，這都是宋明大理學家，用現在人說哲學家。程是程顥，程子；朱是朱熹，朱子；王是王陽明，這個都是當時宋朝理學最有成就的大德們。夏老年輕的時

候學儒。「甫壯入佛」，四十歲叫壯年，這就是四十以後才入佛門。「攝禪密而歸淨土」，他學禪、學密、學教。「夏老博貫群籍」，這個人聰明好學，對於佛法大乘宗門、教下、顯教、密教他都通。「深於文字，專功久修，教眼圓明。於壬申（一九三二年）之歲，發願重校此經。掩關津門」，關是閉關，在天津，「閱時三載」，閉關三年。「遍探五種原譯」，這三年幹什麼事情？研究五種原譯本，再細心去看三家的會集校本，王龍舒的本子、彭際清的本子、魏默深的本子。「無一語不詳參，無一字不互校。虔恭敬慎，日禱佛前」，唯恐有錯誤，這分恭敬心難得，天天在佛前祈禱。「千斟萬酌，時縈夢寐」，連晚上作夢都夢到在會集大經。

「及其成也，四眾歡喜」，這本子成功，每個人看到都歡喜。最初三年，他是想校訂魏默深的本子，魏默深的本子，在所有的原譯跟會集都是最好的，只是裡頭這些過失，想把它修訂。這個本子我們這裡有，就是這個節校本，是夏蓮居校訂魏默深的會集，校訂。以後大概是看到還是有問題，問題是什麼？取捨有問題。所以自己重新另外做個本子，就是現在用的這本子。這個本子裡面三十七品，現在我們用的四十八品，所以他在這個經上足足花了十年時間，最初三年是校訂魏本，以後七年重新再會集這個本子。這是我們看到一段簡單的記載。

「宗教俱徹」，徹是徹底通達，宗是禪宗，教是教下，「慧明老法師」，這是夏蓮居老居士的皈依師，慧明老和尚，在當時是很有聲望的老法師。「搭衣捧經攝照於佛前，親為印證」，給夏蓮居老居士印證這個會集本，好，所有《無量壽經》真的是做出了最好的本子。「先舅父梅擷芸」，就是梅光羲，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師，李老師的教（就是經教）是跟梅老學的。「連續播講於電台，譽為善本」，這就是這個本子出來的時候，梅光羲在電台裡面播講。「

慈舟法師專講此經於京魯」，北京跟山東，「並親為科判」，這個科判我們也印在這本子上。我第一次在北京跟黃念老見面，他把這個科判給我，我們印在這個本子上，這就不會失傳了。我作《無量壽經科判》，也是根據這一份資料，這個科判是三十七品，我們現在是四十八品。「北京極樂庵方丈妙禪老和尚，聘請山東女子蓮社吳倩薌社長來寺開講此經兩月。其他發心宏揚，專志持誦者，不可勝數。印行流通，相繼不絕」。這是在當時的情形。所以梅老讚歎，「於淨宗要旨，窮深極微，發前人未發之蘊。又精當明確，鑿然有據，無一義不在原譯之中，無一句溢出本經之外。有美皆備，無諦不收。雖欲不謂之善本不可得也」。這些話說的都是真話，實實在在在這個本子裡面，會集本裡面我們再也找不出問題、過失，找不到了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學習到此地。